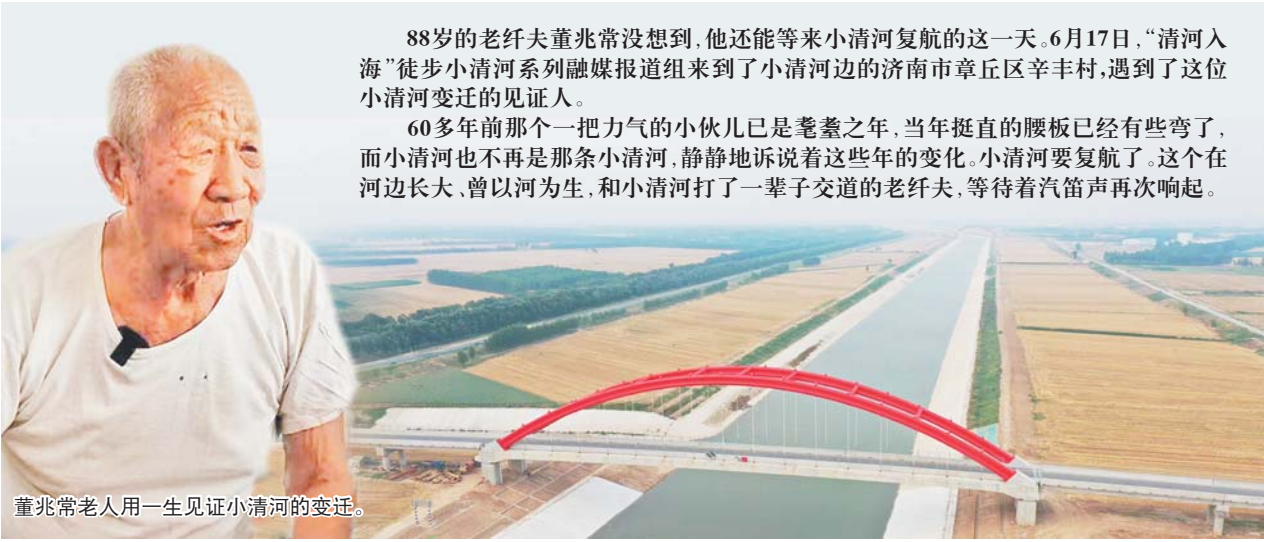




喜迎清河再扬帆 当年小伙腰已弯

听88岁老纤夫讲述小清河六十年变迁



董兆常老人用一生见证小清河的变迁。

文/片 记者 夏侯凤超 王杰
于泊升 杜春娜 李梦瑶

儿时河边追船跑

小清河边的老纤夫已经不多了。88岁的董兆常老人颤颤巍巍掰着手指：当年一起拉船的四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

辛丰村已有千年历史，小清河穿村而过，北岸是村居，南岸是农田，村民往来两岸靠的是村北口的一座生产桥，来往的船都在村里停靠。岸边辛丰村的村民就见证了小清河的点点滴滴。

“每天能有三四艘船靠岸，那会儿，村里一响起汽笛声，我们就知道船来了！”6月17日，谈及小清河航运的过往，党支部书记董道新等村民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当时，不少船在我们村停靠，一天能有四五艘。”董道新口中的“当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清河光景，“我今年48岁，当时也就八九岁”。

根据史料记载，清末小清河航运崛起，小清河就此成为山东省内的“黄金水道”。除去官方的航运码头外，小清河沿岸还有许多民用码头，辛丰村便是一处——不少商船在此转运煤炭、木石、海盐、布匹。

“他们会来村里买面粉、面条；遇到水浅时节，他们一待就是半个月，等蓄了水再走。”董道新说，那时候小清河上的货船航速很慢，上下游之间往来，单程便需要一周时间。

在河边追着船跑，是董道新儿时与小伙伴们最爱玩的游戏。在他们眼里，船上满是“宝贝”。小清河下游羊角沟过来的货船，虽然运载的大都是海盐，但不少船员还会带点鱿鱼、海蟹、海鱼等海鲜，有的甚至还带来鱼干、腌蟹。

“内陆人，尤其是小孩子哪见过这些呀，都觉得很新鲜。”董道新说，船在村子停靠的时候，这些大海的新奇味道也成为村民的抢手货。

就这样，小清河拓展了辛丰村村民的收入，也让董道新等众多村民认识了大海。直到20年后，30岁的董道新来到了真正的大海边，回忆起的依旧是儿时的场景——那些横着爬的小螃蟹、那些闻着腥吃着香的海鱼，以及一艘艘在小清河驶过的小船。

当年拉船人已老

但在老纤夫董兆常的眼里，董道新等年轻一辈对于小清河航运的回忆，还是不够深刻。

彼时，作为主要交通枢纽的小清河，舟楫云集、商贾云集，商业繁荣，风光无限。下游运盐、上游运建材的生意，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60多年前，在尚无机械动力的时代，小清河内的漕船行驶主要依靠人力，尤其是下游前往上游的船只，基本上都是靠河两岸的纤夫拉动才能移动。于是，匍匐身躯，低头向前的拉船纤夫画面，经常出现在清河两岸岸边。

“当时船老板在村里招人，为了生活就去当了。”当时20多岁的董兆常刚结婚，本着糊口的目的，和两个村民一道当上了纤夫。

“四个人管一条船，挂上绳子以后，一个人在船上掌舵，操控桅杆以控制船方向，另外三个就在岸上拉船。”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把双手放到右肩膀位置，比划着当年的拉船动作。

“紧七慢八。”董兆常说，从济南到小清河入海口羊口算一趟，四人组走走停停，吃住都在船上，“快的话，七天就能拉完一趟；慢的话，一趟用八天。”

那时候因河谋生的人有多少呢？回忆起过去拉船的场景，董兆常伸出手指着，“沿着小清河，我们的前面后面都是拉船的人。”

董兆常介绍，从济南板桥往下游羊口拉船的时候，一路顺流而下，比较省劲。“有风都不用拉，船自己就走了”。但自下游而上或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四个人就有点吃力了，有时候没走几步就得歇歇脚。

“一趟七八天，一个月差不多能拉4趟，钱都是几个人分了，差不多一个月几十块。”董兆常说。

曾经生意格外好

小清河上的生意好了，村子里的船也多了。

过去舟楫帆影的场景，董兆常老人仍历历在目，“村里就有两条对漕船，我自己还有条小捕鱼船。”对漕船是小清河颇有特色的运输槽船，有些河段很窄，它可以把对接处拆下来，形成两条短船，方便来往行走、掉头。

后来，机械船替代了人工船，纤夫的行当也就逐渐消失。老纤夫董兆常有时会在岸边听着船上来往的汽笛声，回想着过去那些弯着腰匍匐拉船的场景。

1997年，随着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小清河断航，码头、摆渡渐渐失去功能，现如今，辛丰村东西几十里的小清河沿岸，难寻任何船只踪迹。当年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也淡出董兆常老人的视线。

“我最近经常在河岸边溜达，就想看看现在的货船长啥样。”听闻小清河即将复航，想象着村旁的这条河将再度热闹起来，董兆常难掩激动。

喜见河上架新桥

上世纪70年代末，纤夫的行当逐渐消失后，老纤夫董兆常在村委会谋了个活儿，却也一直见证着小清河的历史和故事。

纤夫靠河吃饭，家里的麦子地也是。300余亩农田位于小清河两岸，年轻时，董兆常家里就种着一片地。和村子里的很多户人家一样，这些粮食喝的就是小清河的水。后来，董兆常见证着土地上的作物不断变化——过去清澈的时候，种植“吃”水多的经济蔬菜；后来小清河污染了，就换成了小麦；再到后来，小清河又“清”了，村子种上了苹果，养出了金蝉。

如今，让董兆常欣喜的是，随着复航的时间越来越近，新桥来了。

跨小清河连接村南北，村民们往来最早的时候靠船渡，1993年，村民们集资建了一座桥。桥是水泥钢结构，宽7米左右，没有名字，就叫成了“辛丰村生产桥”。30年来，这座老桥伴随着村民步行、骑车过河，是村子的“功臣”。但是随着小清河复航在即，桥高不满足于通航的要求，村支书董道新得到消息，政府要出资，拆旧桥，换新桥！

董兆常时不时地就去小清河边看看新桥建设的进展，慢慢地，桥墩建好了，道路建好了，拱也建好了。新桥是在三个月前建好的，董兆常来到了桥边，道路宽敞平坦，双向两车道，桥的上方还有一座漂亮的大红色桥拱。这座新的现代化桥梁，河道上没有桥墩，为后期船舶航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桥梁，在小清河全线还有37座。

夕阳下，董兆常老人又一次来到了新桥上。他看着清澈的小清河，纤夫们拉船的画面不时飘来。或许，当小清河复航的汽笛声响起，岸边雀跃地跑来一个孩子，开心地看一艘艘驶过的货船。

记者 蔚晓贤 吴昊 见习记者 亓子腾
通讯员 张兴德

“小清河的水清了、河宽了、鱼多了，鸟来了。”寿光市羊口镇安航渔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孙效宝这样总结现在的小清河。

“济南流下来的泉水”

顺着小清河寿光段21.86公里的河道沿线，葱郁的芦苇迎风而立。6月，已是休渔期，小清河沿岸的船舶上几乎看不到渔民的身影，潺潺流水声细细诉说着这里的故事。

“这里曾是来往商人们的避风港。”羊口镇民俗学者杨河龙告诉记者，在很久很久以前，小清河就是连接东北商人带货入海的重要中转站。“起初这里的渔民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他们大多生活在船上，小清河里丰富的水产资源养育着他们。”直到胶济铁路修建之前，羊口镇都因为小清河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经历着飞速的发展。

杨河龙从小就在羊口镇长大，回想起自己童年记忆里的小清河，他的目光温柔又充满怀念：“小清河里的鱼是最好的，跟别处的鱼味道都不一样，小时候我们还会喝小清河里的水，甜丝丝的。”羊口人都认为，那是从济南流下来泉水。

找回儿时小清河

“后来小时候经常能吃到的面鱼和小清河刀鱼都没了。”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水质污染导致鱼类大量减产，小清河水变得浑浊不堪，不能再喝了，记忆里带着甜味的小清河水，再也喝不到了。

6月15日，当记者站在新修的羊口大桥时，向东北方向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小清河入海口湿地。骄阳下，小清河水波光粼粼，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随风摆动，不时有海鸟从芦苇丛中飞进飞出。羊口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小清河入海口湿地已成为各种水鸟等动物的栖息地，国家保护动物种类众多。

今年62岁的孙效宝是寿光市羊口镇安航渔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你看看现在的小清河，多美啊！”孙效宝打开自己在抖音上发的一段短视频，视频是他乘船在小清河入海口拍的，视频里的小清河碧波荡漾，水草丰茂，与儿时记忆中的小清河已非常接近。

渔民、盐民期待新机会

停泊近30年的小清河航道即将复航。如今的小清河，在众人的努力和坚持下华丽变身，复航不仅仅是打通了山东中部地区的水上航道，更给羊口镇的居民们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渔民，小清河一带最多的就是晒盐工人。顺着小清河沿岸的绿水微波浅浅望去，晒盐的工人依旧在忙碌不停。“这是一年中晒盐最好的时候，我们的盐很多是运往淄博去的，现在走陆运比较多。”盐场老板老段热情地跟记者介绍，在他父辈、祖辈的年代，羊口的盐都是通过小清河运出去的。“羊口的盐还能通过河运吗？得好好算笔账啊！”老段充满期待地说。

面鱼来，水鸟飞
儿时清河今又回
记者赴寿光市羊口镇探访小清河今夕巨变